漢書注校補

漢書注校補卷十二

長沙周壽昌學

百官公卿表第七下

高帝二年

壽昌案史記將相表云盧綰爲太尉

五年太尉盧綰後九月爲燕王

壽昌案史記將相表云罷太尉官

郎中令王恬啟

壽昌案功臣表山都貞侯王恬啟漢五年爲郎中柱下令

時蓋尚承秦制至漢定官制止有郎中令無柱下二字也

五年殷內史杜恬

案殷卽殷王司馬卬也已死於高祖二年恬或向爲其內

史此時應已遷廷尉矣據功臣表即爲殷內史亦止爲王國官猶之彭越爲魏相國酈商爲梁相國梁右丞相雖皆高祖命之究不得與中朝官列表內也此條明有誤

六年將軍酈商爲衛尉

壽昌案酈商傳沛公爲漢王商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及漢王即帝位則商由梁相國遷右丞相並無爲衛尉之事或因都尉二字而誤耶功臣表亦不爲衛尉

七年博士叔孫通爲奉常

壽昌案史記叔孫通傳作太常班表與傳俱作奉常表上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據漢官典職云惠帝改太常爲奉常唐六典惠帝復爲奉常是亦先名太常之證

九年丞相何遷爲相國

壽昌案紀傳與本表上俱作十一年此條列九年誤也

十年中地守宣義爲廷尉

壽昌案中地郡卽後之右扶風也

十一年衞尉王氏

壽昌案蕭何傳何爲民請上林空地被繫廷尉王衞尉侍爲解於上前卽此人也傳失其名故此亦但稱王氏

孝惠三年長修侯杜恬爲廷尉

據功臣表恬卽薨於是年

六年土軍侯宣義爲廷尉

壽昌案功臣表義子莫如於惠帝六年嗣侯是義卽於是年薨也

高后元年上黨守任敖爲御史大夫三年免

壽昌案史記將相表在孝惠六年而此表高帝十年趙堯爲御史大夫十年免則敖爲御史大夫應在此年

四年

壽昌案史記將相表云置太尉官絳侯周勃爲之

七年七月辛巳左丞相食其爲太傅八年九月丙戌復爲丞相後九月免

司馬光曰史記將相表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爲太傅九月丙戌復爲丞相後九月免漢書表乃云云以長厤推之八年七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月羣臣迎代邸無食其名二表皆誤壽昌案高后本紀八年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史記作七月中高后病甚辛巳崩安得云七月無辛巳也計辛巳至丙戌六十六日正在九月內安得云

九月無丙戌則所推長厤必有誤也食其免相卽在高后崩時閏月迎代邸自不能列名也史記云在高后巳葬本書陳平傳云在誅諸呂後皆誤當以此表爲正各本以七月辛巳列在七年以九月丙戌列在八年分作兩年事皆傳刋誤本宜改正在八年作一格書

八年

史記將相表隆慮侯竈姓周爲將軍擊南越

孝文二年

大將軍柴武拜宋昌爲衞將軍見本紀

三年

本紀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擊濟北祁侯繒賀爲將軍亦見將相表

四年御史大夫圍

案史表申屠嘉爲御史大夫又案嘉傳云孝文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與此表合則史記誤也

安邱侯張說爲將軍擊胡出代

十四年

本紀中尉周舍爲衞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眥爲將軍擊匈奴史記將相表同

內史董赤

紀作建成侯董赫史表作成侯

後六年

紀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

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

後七年

紀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史表作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史表同

孝景元年

史表置司徒官

三年

紀遣太尉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七國史表略同

四年御史大夫介

表作蚡

六年

史表御史大夫岑邁朱一新云史表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而功臣恩澤兩侯表皆無其人或謂高帝功臣表有陽陵侯傅寬至武帝初其國尚存安能景帝時復封岑邁不知一縣析封兩人功臣表屢見不足異也

七年鄼侯蕭勝爲奉常

壽昌案蕭何傳景帝二年以武陽縣昭封何孫嘉功臣表同此當云武陽侯非鄼侯又勝爲嘉之子嗣封在景帝中二年此時是嘉而非勝也若鄼侯之復封則在武帝元狩

三年此表全誤

中三年煮棗侯乘昌爲奉常

案功臣表侯煮棗端侯革朱史表作煮棗靖侯赤此作乘

姓恐因革與乘字形近而訛廣韻出乘姓初疑乘此誤考革朱䝿於孝惠七年此是其孫昌也又考儒林傳河南乘宏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是漢固有乘姓亦不得謂廣韻爲誤也

中五年軑侯吳利爲奉常

案功臣表軑侯黎朱蒼史表作利倉此蓋因軑侯本長沙王吳芮相誤加吳字并因黎誤利也

中六年

紀更定官典客更爲大行令見表上

中大夫令直不疑更爲衞尉

壽昌案上年表云主爵都尉不疑即直不疑也表上云景帝初更衞尉爲中大夫令此復更名衞尉殆旋更旋復也

又案不疑本傳云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或即官主爵都尉時正二千石官也但將兵應在三年則不止五年始任

後二年大農令惠

壽昌案自高帝元年執盾襄爲治粟內史至此始書大農令惠凡六十五年表中必有脫漏未必襄任如此之久也

孝武建元二年南陵侯趙周爲太常

壽昌案南陵係京兆尹屬縣不能封國功臣表作商陵地志無此縣宜從史記將相表張蒼傳作高陵地志琅邪之第四十九屬縣爲高陵也

郎中令石建六年卒

齊召南謂六年爲誤當作十六年引萬石君傳表下文李

廣證之壽昌案由本年下推至元朔六年當十七年證諸
傳與表皆合作十六年亦誤也
建元四年
復名大理爲廷尉
六年大農令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四年病免
壽昌案本傳作五年
元光二年
紀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衞尉李廣爲驍
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
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襲擊單于史表同
四年宣平侯張歐爲太常
壽昌案歐爲敖之孫偃之子考功臣表歐已薨於孝景中

二年其子壬襲侯以罪免元光三年始以睢陵縣命壬弟廣孫紹封則是年既不得仍稱宣平且是廣孫非歐也

六年

紀遣車騎將軍衞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騎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擊匈奴

中尉韓安國爲都尉二年爲將軍

壽昌案安國傳復爲中尉歲餘徙爲衞尉明年匈奴大入邊安國爲材官將軍是安國由衞尉爲將軍誤作都尉也

元朔元年

紀遣將軍衞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史表云衞尉韓安國爲將屯將軍出代無李息

二年

紀遣將軍衞青李息出雲中史表無李息

五年

紀大將軍衞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史表

同

中尉殷客

壽昌案淮南王傳云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史記索隱

案百官表宏姓殷也正元朔五年事則此客字正宜作宏

宏客字近而誤也

主爵都尉汲黯爲內史五年免

壽昌案表云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則此稱

內史疑與建元元年之甯成爲內史內史印二年之內史

石慶三年之內史石徧元光二年之內史充皆脫去左右

字也

六年

紀春二月大將軍衞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史表略同

元狩二年

紀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史表略同

三年衞尉張騫

壽昌案本紀元狩二年張騫以衞尉爲將軍出右北平後期當斬贖爲庶人則此年何能以衞尉列表中耶

冠軍侯霍去病爲驃騎將軍

壽昌案是年將軍始入表壽昌案此表旣列將軍一格何以前此不書至去病始書以後則皆書之當是傳刋脫漏故悉照本紀與史表補入至後則不更補也

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辠自殺

壽昌案上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故卽於是日以張湯爲御史大夫補李蔡之任事在一日閒本相承也史記名臣表荀紀同書在二年益徵此表之誤又案在三年則止有五年必在二年則作六年始合

四年戚侯李信成爲太常二年坐縱丞相李蔡侵道免

壽昌案功臣表作元狩五年考本表五年丞相蔡有辠自殺當卽侵道一事則信成免必非四年從功臣表爲是

六年九月大司馬去病薨

壽昌案紀書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時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至宣帝四年大司馬始不冠將軍則此宜從紀書也

元鼎二年二月壬辰丞相青翟有罪自殺

壽昌案史表同而本紀云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死與表不合

二月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

壽昌案下又云三月辛亥太子太傅石慶爲御史大夫考長厤是年三月丙申朔不得有辛亥蓋是石慶與趙周同日拜表誤下之二月爲三月也王益之云同時不應有兩太子太傅疑太子少傅莊青翟爲丞相時以趙周爲太子少傅也此太傅字應作少壽昌考丙吉傳太子太傅夏侯勝斷丙吉有陰德不死時元康三年疏廣尙爲太子太傅是同時兩太子太傅漢固有之也

二年郿侯周仲居爲太常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

壽昌案食貨志云張湯死後二年赤側錢賤民巧法圖之不便又廢據表湯死在元狩三年至此已死六歲而赤側錢尚未盡廢也

元封四年水衡都尉德遷

壽昌案下六年書少府德有罪自殺知德其名亡其姓由都尉遷少府也

太初元年大鴻臚壺充國

壽昌案宜加大行令更名五字於上又單書中尉二字疑下脫更名執金吾五字也京兆尹無忌左馮翊殷周宜加入右內史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都尉更名右扶風又大農令更名大司農以桑宏羊爲之亦宜補入

三年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

壽昌案武帝紀二年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故三年正月卽以延廣補其闕也表於元封元年書寬爲御史大夫八年卒故此不書又膠東太守荀紀作膠東相王延廣考是時膠東正爲國爲戴王通平有相無太守宜取荀紀正之至稱膠東相王延壽恐是王相兩字倒置未敢據也

搜粟都尉上官桀爲少府年老免官師古曰疑此非上官桀表誤也

壽昌案李廣利傳太初元年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有云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桀縛郁成王後詔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卽此上官桀也而與霍光傳之上官桀又別一人考外戚傳桀隴西上邽人少爲羽林期門郎遷未央廏令

後爲侍中還太僕爲左將軍受遺詔此雖同時同姓名歷官出處全不合顏注疑非上官桀亦疑非光傳內之桀也然亦安能必其不同姓名乎

天漢元年濟南太守琅邪王卿爲御史大夫

壽昌案荀紀王卿作王延年

大司農桑宏羊四年貶爲搜粟都尉

壽昌案此條宜在太初元年誤入此

征和二年四月壬申丞相賀下獄死五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左丞相

壽昌案武紀云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劉屈氂傳云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云云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五行志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其三月

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荀紀作正月賀死三月屈氂相
皆同足徵此表之月誤也

九月大鴻臚商邱成爲御史大夫四年坐祝詛自殺
壽昌案武帝本紀三年御史大夫商邱成二萬人出西河
後引兵還後元元年夏四月御史大夫商邱成有罪自殺
注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案功臣表坐爲詹事侍祠孝
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與表異

四年繆侯酈終根爲太常十一年坐祝詛誅
壽昌案終根曲周侯酈商之元孫也其曾祖堅於孝景中
三年紹封爲繆侯終根嗣爵二十七年至是始爲太常於
後二年被誅實止三年作十一年誤

後元二年二月乙卯搜粟都尉桑宏羊爲御史大夫七年坐

謀反誅

壽昌案車千秋傳作八年表於昭帝元鳳元年云王訢爲御史大夫則正八年也此作七年誤

守衛尉遣

疑即征和元年表光祿大夫公孫遺守少府孝昭本紀元鳳元年之大將軍長史公孫遺也

太僕幷左將軍

壽昌案應云以上官桀爲之

孝昭始元元年雒陽李仲季主爲廷尉四年坐誣罔下獄棄市

壽昌案本紀四年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師古曰种音沖蓋即此李仲因字近而譌也

二年光祿大夫劉辟彊爲宗正數月卒

壽昌案本紀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衞尉豈本官宗正而守衞尉耶

六年守京兆尹樊福

壽昌案胡建傳丁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此作守不作故故則不能入表也惟守何以不書本職又何不書其死疑前後有脫漏字案鹽鐵論賢良文學之議則樊福死實在是年

元鳳元年光祿勳并右將軍

壽昌案應云以張安世爲之

三年衞尉并將軍

壽昌案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兼之也以雜號將

軍故不書何將軍

孝宣本始元年詹事宋疇翁壹爲大鴻臚二年遷

壽昌案本紀詹事疇注蘇林曰疇音躊隻之躊師古曰宋

疇也音居宜反音注俱明霍光傳臣疇顏注宋疇黃霸傳

作宋疇此作疇者字近而誤也朱一新曰蕭望之傳少府

宋疇此表作疇凡三見殆各據所見而書之歟

地節二年侍中中郎將霍禹爲右將軍一年遷

壽昌案霍光傳云薨後數月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

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

者是不待一年即遷矣

三年四月戊申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

軍七月戊戌更爲大司馬衞將軍右將軍霍禹爲大司馬七

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

壽昌案張安世傳云大將軍光薨後數月魏相上封事請以安世爲大將軍安世辭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光薨在三月則此應地節二年事不得至三年也傳又云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衞將軍則或已踰年矣禹與安世同時爲大司馬一輔政一虛稱也表年月多歧舛下又連稱七月既七月戊戌在前則安得有壬辰考宣帝本紀地節四年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明七月戊戌以霍禹爲大司馬是三年事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是四年事表誤併列於三年故有兩七月日辰之誤此轉寫之脫失也

元康元年平原太守蕭望之爲少府一年遷

壽昌案蕭望之傳云徵入守少府通鑑亦作守少府知此爲少府之爲字應正作守
孝元初元元年光祿勳并將軍
壽昌案將軍上脫前字實蕭望之爲之也
光祿勳賞
壽昌案孝宣甘露四年秺侯金賞爲侍中太僕七年遷孝元永光元年太僕金賞爲光祿勳一年卒檢金賞本傳亦合則此光祿勳賞四字明衍也
五年河南太守劉彭祖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
錢泰吉曰劉當作嚴卽傳公羊春秋者壽昌案本傳稱宣帝時爲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是尙曾守東郡而由河南守入爲左馮翊也

永光二年二月丁酉右扶風鄭宏爲御史大夫五年有辠自殺

壽昌考宏傳代韋元成爲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議論免京房傳房博皆棄市宏坐免爲庶人並無自殺事宜正作免也又建昭二年表匡衡爲御史大夫距此正六年與宏傳合此作五年亦誤

光祿大夫非調爲大司農

壽昌案調逮孝成建始四年御史大夫尹忠河決自殺之時尚與其事見溝洫志河平二年表廷尉何壽爲大司農則調之任此凡十六年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衞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三年卒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

壽昌案初元二年表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爲執金吾九年遷即此人蓋字子惠也案蕭望之傳丞相司直緐延壽谷永傳同竟寧元年紀二月御史大夫延壽卒師古曰即繁延壽也陳湯傳作御史大夫繁延壽馮野王傳作御史大夫李延壽是蓋猶陳武一稱柴武爲有陳柴兩姓史隨所見而書之也

孝成河平元年千乘太守東萊劉順爲宗正四年坐使合陽侯舉子免

案合陽侯當是魯孝王之孫孝侯安上也王子侯表合陽節侯平以宣帝甘露四年封子安上嗣侯建始元年薨亡後建始爲孝成初改元之號距此已五年安能尚有合陽侯此年與事必有一誤

永始二年正月乙巳大司馬音薨

案本紀作正月己丑年紀從本紀荀紀作二月乙巳疑二月字誤也

四年汝南太守嚴訢子慶爲大司農三年卒

壽昌案本紀在三年

綏和元年四月丁丑大司馬票騎將軍根更爲大司馬

案本紀以根爲大司馬罷將軍官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封爲列侯

光祿大夫司農趙元爲衞尉一月爲中少府

壽昌案光祿大夫無兼司農者且漢制止有大司農無司農也案元延三年表尙書僕射趙元少平爲光祿勳二年爲太子太傅則元巳不爲光祿官或因勳字誤而衍也少

平其字汲古閣及他本有作趙亡者則脫去亡字之半也

又案儒林傳元東郡人受平陵鄭寬中少君夏侯建書經之學

二年第二格十二月庚午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四月徙第三格十月癸酉大司馬丹爲大司空一年免第四格太子太傅師丹爲左將軍五月遷

壽昌案成帝崩於綏和二年三月師丹傳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代王莽爲大司馬封樂高侯月餘徙大司空由表上溯之皆合而紀月則誤考恩澤侯表丹以大司馬於七月庚午封高樂侯（傳作樂高）此云十二月爲大司馬則徙大司空應在後乃反云十月而日同庚午明是七月誤作十二月也以七月推至十月剛四月於四月徙之言

允合

孝哀建平二年四月戊午大司空博爲御史大夫

案本紀春三月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

中尉趙元爲御史大夫五月下獄論

壽昌案朱博傳上減元死罪三等惟召博詣廷尉詔獄是元並未下獄論表誤也

元壽元年正月辛丑大司馬衞將軍明更爲大司馬票騎大將軍

壽昌案票騎將軍無大字此大字衍哀帝紀可證明丁明也

二年九月己卯大司馬明免

壽昌案本紀在元年又表云十一月壬午諸吏光祿大夫

韋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己丑卒十二月庚子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爲大司馬衞將軍案董賢傳册免明詔云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衞將軍是丁明免後卽以董賢爲之並無韋賞一層哀帝元年本紀同又表云八月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爲御史大夫案彭宣傳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迺召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此繫於二年誤也

三年五月甲子丞相光爲大司徒第二格云大司馬衞將軍賢更爲大司馬六月乙未免第三格云御史大夫宣爲大司空三月病免

壽昌案此表大誤考孝哀崩於元壽二年並無三年也本紀通鑑及各列傳參核皆同本紀二年五月正三公官分

職大司馬衞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正司直司隸造司冠職事未定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董賢傳哀帝崩後即被收自殺是乙未當作己未彭宣傳哀帝崩宣上書云云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時爲莽所恨遂策歸然皆係二年事確無三年黃國瑾云檢影景祐本乾道本汪文盛本均是二年無三年此傳表之誤非原表誤也壽昌因取各誤本細審之皆於元壽元年九月上加一二字下二年之二加一畫作三字始信黃說不誣然案　殿本及明南北監本淩稚隆許林本毛氏汲古閣本皆是用宋善本校刊皆誤作三年知此誤已數百年今得校正庶爲後來訂謬一助故以先後得之由詳識於此不敢沒

黃生讀書精審之功也　近得康熙己卯年何焯對宋本所校漢書乙去橫格上二字以其事繫之元年改橫格上三字作二此必宋本之善者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十三

長沙周壽昌學

古今人表第八

古今人表第八注

師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劉知幾史通亦云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壽昌案班氏表序首云博采篇籍勸戒後人中則歷引古人善惡並舉末云究極經傳總備古今之要略似乎所云古今者撮敘之泛稱非必截分古人與今人也玩其序語全引經傳未逮時流雖分別九等多所未愜自來論班史者駁詰尤多而史通最甚要不得謂爲未畢之書也且使班綜列今人則西漢君臣咸宜序次卽諸大臣王侯將相可意爲褒貶而高祖以下

諸帝后豈得妄有等差若置而不書則此表仍歸闕漏故謂班未畢班自未敢畢也觀其表末所列如項梁項羽兩孔勝廣董翳司馬欣孔鮒孔襄之類皆屬漢初似亦微及今人以完古今兩字之目

班氏此表全依孔氏家法故於論語諸人全行輯錄論語中惟遺伯魚夷逸柳下惠三人必傳寫脫漏非原書如此馬驌繹史補柳下入三等錢大昕謂宜列在二等觀宋弗父何宋本列第三汲古閣本列第一正考父宋本列第三明監本汲古閣本俱脫去別本且書作考正父　殿本始從宋本校正知如張晏氏劉知幾氏所譏後至今脫秦尤多經則易書詩禮外於春秋左氏傳尤多兼及公穀國語國策諸子則自孟子外壘莊管晏荀列韓非呂覽淮南家

語非今王肅之僞家語韓詩外傳時尚有內傳及史記世本說苑等書采
擇無遺外此頗不多見惟史記列孔門弟子七十餘人尚
有二十餘人未列表內不知於義何所去取壽昌本欲於
經典內刺取並及後出諸書爲此表攷證後見梁氏玉繩
人表攷九卷徵引繁博旣確且精遂不復措意並舊攷各
條與梁同者悉删去惟梁氏於此表所未詳者大致商子
王靑二友羊舌陳應史留番君應壑被雍軋子聑子潘和
向于十四人就中壽昌間有所見俱分注條下以備一得
其餘梁所未詳者迄未能詳梁氏洵扶風之功臣亦史學
中之金城湯池也
梁氏又云此表屢經傳寫桼脫尤多元序有崇侯張晏謂
有嫪毒宋重脩廣韻公字注有齊大夫公幹士字注有士

思癸通志氏族略四有司拘𥙷而今俱無之斯疏脫之驗也元序桀爲下愚學林引表亦在九等書昌案癸今在八等張晏謂田單魯仲連藺相如第五等案田單今四等仲連相如今二等寺人孟子第三案寺人今四等史通謂陽處父第四士會高漸離等五案處父今第三士會漸離今第四鄧三甥荆軻第六鄧祁侯秦舞陽第七案三甥荆軻今第五祁侯舞陽今第六俱與今異斯條次之驗也他若標署譌複時代乖違均由乎此然則豈盡班氏之咎哉壽昌案必具此通識卓論始可與讀班書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

注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壽昌案班氏知讀智王充論衡問孔篇徐幹中論智行篇俱作

智字皇侃論語義疏引李充作智陸德明論語音義云未
知鄭音智惟孔安國論語注則讀本音班氏引此葢云尙
未能爲智焉得即爲仁也合上所引以證其上上聖人上
中仁人上下智人三等之序正重取智者非抑詞也師古
注云云不獨非班引書本旨亦不合本句語氣

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注師古曰言中庸之人漸於訓誨可以知上智之所知也

壽昌案以中庸訓中人猶言中等尋常之人唐以前中庸

兩字非佳語本書中凡屢見

上上

宋弗父何

殿本及各本俱列於第三等獨毛本列上上殆宋人以尊

聖之故而然非班氏原序也

上中

五鳥

五鳩

壽昌案五鳥五鳩僅見於左傳昭十七年郯子所述少昊氏以鳥紀官云云並不能實舉其人何緣列之表中且何由定爲仁人列之上中耶梁氏玉繩謂表既收之則五雉九扈又何不書予謂若此推之則以龍紀官以雲紀官皆可以龍官雲官列之表內有是理乎此不過上古一朝官制制不一官官不一人迺無從斬輕槪歸一類何以表示後世耶

熙

梁氏玉繩謂熙當爲重是也左昭二十九年少皡四叔重該脩熙實能金木及水壽昌案上旣列元冥卽不必再列熙卽列熙不當遺脩也又案重雖爲木正句芒而援上書后土蓐收元冥之例則此正應作句芒並不得爲重也

僑極

壽昌案大戴禮宰我請問帝嚳孔子曰元囂之孫蟜極之子也作蟜不作僑他書亦多作蟜大戴禮舜爲蟜牛之孫國語晉語少典娶于有蟜氏禮檀弓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本書朱博傳右將軍蟜望百官表作嶠望蓋皆其後他如家語作喬史記作橋皆轉寫之異無他義也案此前尚有嬌極梁氏意以爲重黎說多支附

南宮适

梁氏謂逸書克殷解有南宮百達南宮忽八士姓南宮氏則第四等之伯達似複見又引晉語四胥臣曰文王詢于八虞謀于南宮分作二科表本此當是別一人不爲重出

壽昌案八士之氏南宮楊愼以逸書爲據而逸書和寤武寤兩解俱稱尹氏謂尹蓋官之長非其氏壽昌考逸書明言尹爲氏必非官名卽八士亦何能同一官乎詩云尹氏太師太師上又何能加尹爲官乎逸書注八士爲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于八虞邢疏謂鄭康成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當日所受各異何必因南宮适而疑伯适爲重出也

祭公

壽昌案逸周書祭公解孔晁注云周公之後名謀父國語

周一章邵注云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疑此前後皆列文王時人不應列祭公於此且後有祭侯又有祭公謀父尤不應重出梁學獻曰馬融注論語十亂有榮公晉語四亦並稱周召畢榮而表獨缺則祭必榮之誤榮公當即書序榮伯周同姓諸侯周語上榮夷公是其後壽昌謂梁氏說是也且本格內除周公在上上格其次太公太顛閎夭畢公召公散宜生南宮适諸人皆列於此不能獨遺榮公蓋榮與祭字近轉寫遂譌也

太師疵

少師彊

梁玉繩曰案二師乃紂樂官雖明于擇主以較師摯諸伶之避亂守正爲少遜乃摯等八人在第三而疵彊列第二

豈不傎乎壽昌案班氏非傎也班既彊謂太師摯等爲紂時樂官自不能同時有兩太師也其與太師疵等分兩格亦謂停避就之法而未計及義例之不安者也

范武子

顏注曰據今春秋說范武子即士會也而此重見豈別人乎未詳其說壽昌案范武子即士會亦稱隨會稱范武子亦云隨武子也羅泌路史馬驌繹史並謂與列四等之士會重出是也梁氏於士會下考據最詳而必欲出脫范武子非重出之說則云此是范獻子又無解於表中已載士鞅遂云此爲士富見左傳襄公三年當晉悼公時爲晉語七之范獻子而獻之誤武別無確據俞正燮謂一人兩見人表例也士會以奔亡在第四范武子以立功名在第二

似一人可以分名並以事高下其等武斷無理頗駭聽觀至百里奚井伯范蠡計然南容南宮敬叔本各係兩人俞氏皆謂一人兩書分等各有義可謂好爲異而不顧其安者矣

左邱明

左邱明事見論語夫子引爲同調傾服已極其成左氏春秋傳倘其次也論品當不在大賢以下左傳晉杜預氏序推爲素臣穀粱傳序唐楊士勛疏云與聖同恥班氏此表列諸上中品殊最允而宋濂凝道記議表列邱明第二爲過當豈聖人之言尚不能爲折衷耶

孟子

孟子在漢時無人表章其書雖有趙岐氏特爲章句云文

帝以列學官要在當時不過視同諸子耳班此表列諸二等序次顏閔諸賢第之子思之後俾接孔氏之統可謂千古卓識其列孫卿於後則尙泥於史公孟荀同傳之例而此標曰孟子荀曰孫卿似亦微示抑揚也

屈原

壽昌案班氏於原雖有露才揚己之議卒其志潔行芳殉忠賁義而離騷一經直與國風小雅蘄驂連軫地理志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班氏亦心折甚矣故特於人表列諸第二聯以補前言之失錢大昕氏謂後人妄以意進之殆非也

漁父

此漁父僅見楚辭其對屈子所言脂韋取容與屈子志節相反殆屈子借爲問答以發其壘肎不平之概如後世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不必眞有其人也班氏列諸表中且與屈原共列二等殊覺無謂錢大昕氏謂或後人因屈原牽連誤書及之恐未然表中齊黔敖後即書餓者五子胥後即書江上丈人此列屈原後即書漁父班氏書中自有此例惜無由測其義之所在耳

魯仲連

藺相如

魏張晏謂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壽昌案晏當時所見班氏舊本如是此特後人因晏言妄進諸二等也似宜仍退列五等以存其眞

孫卿

荀卿之爲孫顧炎武氏謂非因漢宣諱詢而改是也壽昌案漢不諱嫌名東觀記曰詢之字爲謀則與荀不同一義卽本表中尙有荀息荀林父郇侯諸人可證惟戰國楚策稱曰孫子荀子儒效議兵兩篇俱引作孫卿子則荀之爲孫亦非自漢始其稱孫必別有一義惜今無從考或以荀孫爲語音之轉恐未必然

上下

六卿

書甘誓六卿不過將六軍者耳並無姓名事實班氏表列第三亦與表五烏五鳩同一失也

關龍逢

案班氏本序龍逢比干並列而稱今比干列第二龍逢忽列第三班氏必不自爲異同若此此傳寫有譌非原書次第也

粥熊

粥左僖二十六年杜注列子天瑞篇史記楚世家路史俱作鬻惟列子黃帝篇作粥子鄭表中楚熊麗亦注曰鬻子師古曰鬻讀與粥同蓋粥鬻古字通也惟本書藝文志云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地理志注云爲文武師隋書經籍志云周文王師似應列第三

邑姜武王妃

梁玉繩云太公晚遇文王必不在武王未娶之先故詩文王疏曰武王不應此時方取室文王未應便爲武王取太

公女豈邑姜乃繼室乎抑非太公女乎左昭十二稱呂伋王舅似可爲武王娶太公女之證然天子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則亦通稱也壽昌案史記注引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是年遇文王歷武王十九年歷成王三十七年雖不載何年薨而成王十三年太公尚立九府圜法則已在百歲外矣史記故云太公之卒百有餘年邑姜見左傳昭元年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杜注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叔成王之弟叔虞史記晉世家引服虔注同是太公生邑姜或在五十時迨遇文王後武王娶爲繼室何不應之有叔虞爲成王同母弟則又在後或疑武王即位已八十四則本禮記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之說金氏履祥已駮之且八十外生子今人亦間有之況古聖人

賦質異常元命包云武王駢齒是謂剛强豈可以凡庸例至與姜氏爲王舅之稱則后稷之姜嫄古公之姜女皆與周室舊姻又不自邑姜始也獨念邑姜爲武王后太公女數千年來本無異說梁氏忽引詩疏設爲疑詰之辭幾疑左氏及服杜諸家皆未可據炫謨後學不淺故即其說而詳辨之

大姬 武王妃

壽昌案妃字誤馬驌繹史正作武王女是也此事即以左襄二十五年子產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一言爲主而取國語佐之無煩他引也王鳴盛謂此是武王妃與陳之大姬爲二人謬說不足取

師伯

師氏

龍臣

三者皆周室官名列之何所取義壽昌案龍臣本虎臣唐避諱以龍字代之此唐本傳寫非原書也觀後書孔僖傳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作畫龍亦唐避諱改正文也注作武顏注曰周武賁氏也尚書作武臣卽周書顧命篇之虎臣也

魯季文子

梁玉繩氏謂文子擅竊國柄不當列第三壽昌案班氏尊孔子而信論語因夫子有三思而後行之贊故以列第三論語何晏注引鄭曰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疏引正義曰此章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皆主美

季文子立說

冉有

劉知幾氏史通品藻篇譏表中進仲弓而退冉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以仲弓第二冉有第三也不知班氏因冉有爲季氏聚斂夫子有鳴鼓而攻之語季氏將伐顓臾夫子有求乃爾過之責故進彼而抑此書昌所謂班氏是非一以孔氏論語爲斷者此也

曾子

壽昌案曾子於表必列第二後人傳寫誤入第三也觀下隔子張一人即接書曾晳可見蓋班即偶爾疏忽斷無將父子先後倒置且近在兩三人也此表中之一大紕繆而實爲未列曾子於此之一確證或謂顏路亦書在顏淵之後然淵列第二路列第三

不同一格先後參錯失於不覺表中閒亦有之未有近在目前致斯乖舛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表於孔門諸賢顏閔稱字有子亦然其不加號者獨有曾子一人似亦推崇甚至何緣抑置第三是必傳寫時誤將第二中之曾子脫漏補書於此又未細審列在晢前此寫官之失決非班氏原文也劉知幾氏譏其進伯牛而抑曾子未經綜覽前後要知此誤尚在唐以前孟子弟子以樂正子爲首表列公孫丑第三列樂正子於第四梁玉繩氏亦疑非元本如此也

滕文公

壽昌案滕始封之君爲文王子名叔繡封侯爵春秋隱七年書滕侯卒可證水經泗水注稱文公則叔繡已謚文左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經以未同盟故未書名是亦一文公也合此戰國時之文公滕國凡三世謚文公

孔襄孔鮒弟子

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子襄爲孔鮒之弟此表注衍一子字也

中上

蘇忿生

注師古曰武王司寇蘇公書立政孔傳亦如此壽昌案左傳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其王周平王之子桓王也若立政所云司寇蘇公卽是忿生則武逮桓已四百餘年不應尚在且武王時尚無鄭何以云鄭人蘇忿生而左傳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此表所以列蘇忿生於檀伯達後也左氏於此已自矛盾旣云周克商時忿生爲

司寇何得桓王時尚有其人云以溫爲司寇則溫其故土何煩桓再與之左傳僖十年經書狄滅溫溫子奔衛傳仍稱蘇子杜注蘇忿生之後晉國語一殷辛伐有蘇是蘇國受封已前於周故孔傳云封蘇國迨忿生受溫田遷國于溫故經書溫傳書蘇也愚意武王時司寇蘇公失其名忿生則其裔師古則循成十一年左氏與書立政孔傳之誤而未加核也風俗通曰蘇忿生爲周武王司寇其後以官爲寇氏應氏亦循書傳說而誤也

邗叔

表前書邗侯武王子列第五此恐稷然侯與叔又異稱翟氏灝謂邗爲陶之譌陶叔成王司徒見左傳定四年而邗之譌陶於事實字義毫無取證使則取成王時一人以易

之亦何不可梁氏取其說愚未敢信

商子

戴氏震謂卽商容案商容已見前列廖帋徵仲後錢氏大昕引周髀算經周公問於商高云卽說苑建本篇之商子壽昌案尙書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此商子無名確非商容確是成王時人當是此商子無疑益徵戴說不足據矣

共伯和

案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歸國莊子呂覽水經注所說皆同顏注當本於此汲冢

書雖出在班後而莊子呂覽則爲班所據也此似較史記周召秉國名曰共和語得實

羊舌

梁氏未詳孫氏志祖曰程嬰杵臼之間豈容復儳羊舌其人衍文無疑壽昌案孫說是也羊舌氏虛無名字何所取而列之蓋因前第五內有羊舌大夫亦晉人傳寫者偶誤重此二字當時校者未審不及郭去也錢氏大昕乃云得非嬰爲羊舌之族本是小字注因羊舌下有脫文誤進爲大字耶此說殊未安程氏得姓受氏詳見通典姓氏略何緣與羊舌同族似太逞臆說矣

老子

自唐天寶元年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宋徽宗詔史記老子傳升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人

表列于上聖後來各本俱遵之惟毛本尚列諸第四猶存

班書原式

史留

梁氏未詳書昌案郎史籀也本書藝文志周宣王太史又云史籀篇者周時教學童書也又云蒼頡七篇（李斯作）爰歷六章（趙高作）博學七章（胡毋敬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足知秦漢以來重史籀書如此不應表不列其人籀之爲留脫去上與偏旁或古字通從省耳表中如張仲號仲仲叔圉俱作中宋防叔作方禪諶作卑湛顏亡父作匹父伍參作五陳太宰嚭作喜脫省者不一張衡南都賦榑棗石留注廣雅若留石榴也榴省爲留與籀省爲留一也續郡國志中溜本書地志作中留亦一證至誤列於春秋時則尚摯殷太史

而列在周任史扁之後表中多有此失尤不足異

知過

注師古曰卽知果梁玉繩氏引晉國語九章注云知氏之族又引晉語趙國策云別爲輔氏書昌案國語作知果國策作知過卽一人韓子十過篇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又知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更其族爲輔氏是過固以知伯瑤同族爲之臣避知伯之難更姓爲輔氏

田俅子

梁玉繩氏引呂覽首時篇墨者田鳩見秦惠王注田鳩齊人鳩俅音近疑爲一人是也案韓子外儲說左上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問田篇徐渠問田鳩淮南道應訓墨者有田鳩者皆作鳩不作俅又案虞書堯典方鳩僝功

說文作旁逑孱功盆爲鳩逑古通之證逑卽俅也隋書經籍志墨家類注云梁有田休子一卷卽此田俅子俅作休傳寫譌脫也

躬吾君

梁玉繩氏謂卽史趙世家之番吾君是也此下列牛畜荀訢徐越三人皆番吾君所薦最一確證躬字係傳寫之誤梁氏必謂番字古文與躬字近殊未然案番吾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括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韓子引趙主父緣潘吾作潘潘番古今字也

田忌

史記齊世家索隱引國策作田期思竹書作田期戰國策亦作田臣思蓋忌與期同音又與思同爲語辭觀詩周南

不可方思數思字鄭風旣磬控忌數忌字俱作語辭可證
忌思當日亦同音也錢大昕氏謂田臣思之臣當作叵音
怡與期音近恐未確竊疑臣字卽平日稱臣之常臣思猶
云臣忌以田係國姓誤加於其上耳

史舉

見戰國楚策亦稱史舉先生

番君

非番吾君重出欽一吾字之譌竊疑卽爲吳芮當時八王
並封卒見誅戮獨芮爲高祖所賢並制詔御史長沙王忠
其定著令故能世襲藩封澤流支庶班氏特列表中以勵
臣節也必謂漢臣不書則列第三等之孔襄不嘗爲孝惠
帝之博士且遷長沙太傅乎其不稱吳芮而稱番君則從

末受漢賀以前之稱書法亦在隱顯之間所謂志而晦微

而彰也其羼列於戰國時或不盡出於誤歟

占尹

梁玉繩曰太卜鄭詹尹惟見楚辭卜居占與詹同壽昌案

占即詹是也文選四五詹免缺李善注詹與占同古字通

胡克家氏文選考異詹作占特楚辭卜居之詹尹楚人鄭

詹尹別一人也亦不同時

薛居州

樂正子

居州爲孟子所推稱樂正爲孟門第一高弟而皆屈居第

四何也

中中

楚熊麗鬻子

梁玉繩引注作鬻熊子並云依毛馬本各本脫熊字壽昌案毛本原無熊字　殿監各本俱同熊字似亦非脫去觀下楚熊狂注麗子楚熊艾注繹子可見以後尙多不悉錄熊爲楚國姓不以在名上下有異也

魯公伯禽周公子

梁氏玉繩疑周公有諡禽父何以不諡壽昌案諡法始於周初文公手訂故未諡及其子且其時各國諸侯不必偏及觀太公之子齊侯呂伋亦無諡可知伋稱丁公猶商報丁報乙報丙之類以天干爲文並非諡法觀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可知惟禽父之賢班表屈居第五不可解

又案周公諡文詩二南譜周國語魯國語竹書俱如此稱

竊疑文考證文公亦證文父子同證恐亦未安尙書史記並未之載或亦後世追稱之辭難據爲典要也

鄧曼楚武王夫人

見左傳桓十三年案同時鄭莊公夫人亦曰鄧曼見左傳桓十一年注娶鄧女曰鄧曼殆鄧國女多以曼爲名故班氏特注楚武王夫人以別之

釐負羈妻

梁玉繩依釋史本加一羈字於羈妻上分作兩人使其夫妻並列壽昌案各本上列釐負羈妻一人此班表舊式也班以羈妻明智故列之羈無足取也觀下列辟司徒妻而不列辟司徒卽此例

單襄子

案國語周中載襄公知陳之亡卜晉悼之得國潛夫志稱其世有明德文聖之才梁玉繩氏謂不應列居五等信然

衞柳壯師古曰壯讀如莊

梁玉繩曰莊壯古通非也壽昌案漢避明帝諱凡莊字或作嚴或作壯諸侯王表中凡謚壯者皆莊也非因莊壯古通之故

司馬狗師古曰衞宣公臣也見魯連子

梁玉繩氏謂表列狗于衞靈公世而宣公在春秋初時代不合遂欲以國策衞靈公時之司空狗當之謂空爲馬字之誤未免武斷壽昌案班表所列諸人雖微分世代而先後失次者居多如顏淵爲路子而路列淵後呂相爲錡子而相列錡前即列人父子猶紊其序遑論其他若必以時

代一一聚之恐糾不勝糾矣師古注明云見魯連子此書今雖無傳而隋經籍志儒家魯連子五卷録一卷是顏監尚得見其書所引必有據依不可妄議也

榮聲期師古曰即榮啟期也

壽昌案榮啟期見列子天瑞篇淮南子主術訓此轉寫時避漢景帝諱改作聲也家語六本篇孔子游於泰山見榮聲期注聲宜爲啟

魯太師

梁玉繩曰案此太師不定是師摯故注疏但云樂官名或疑表重出非也壽昌謂表中以師摯等爲殷紂時人故别書一魯太師原不指爲師摯也

祓雍

莊子知北遊齧缺問道于被衣春秋時鄭有被詹本書王褒傳九江被公皆被姓也被雍梁氏未詳蓋本無可考壽昌疑是大戴禮公冠篇之祝雍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祝被字相近誤也雖與前後所列時代微不合然同係周朝此前一人為子桑子亦以春秋時人列於戰國矣

軋子

梁氏云未詳壽昌疑郎下列六等之王札子重出於此也案左傳宣公十五年經書王札子殺毛伯召公杜注云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今左傳作王子捷足知札與捷原書已有誤例也札軋音同古通用本書賈誼傳块圠無垠史記作块軋鶡冠子圠亦作軋

郰子

顏注云聚字也梁氏云未詳又云字書焣與煼仝無聚字之說壽昌案揚子方言作焣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秦晉之間或謂之焣說文本作鬻篇海同炒此字經典不輕見疑是下九等擻子重出也擻詩小雅作聚與焣字形近

東野畢

壽昌案東野畢見荀子哀公篇亦稱東野子家語作東野畢弋莊子達生篇作東野稷皆論馭馬事蓋即一人也考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行東野杜注季氏邑我 朝康熙壬戌年 駕東巡有東野沛然疏陳爲周公後裔求爲博士 詔允之疏稱伯禽之少子名魚食采於東野因以爲氏稱東野魚張澍姓氏尋源云東野志世表云魯公伯禽

少子魚受東野田一成始以東野爲氏子宗宗子雷雷下更有數世而無畢之名所謂世表殆東野一姓之書也

申子

壽昌案申子卽申不害已列第四此復出也梁氏謂是呂覽審應篇之申向亦呼申子然案申向之爲申子僅見公子沓口中一稱又止答沓一語別無表見卽是不害之族亦未能列愼子之前疑非複出卽是處子之譌趙有處子善法家言見史記藝文志處子九卷卽列愼子前而處字篆文尤與申字近也

下中

干莘

壽昌案本表序云干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

可與爲善是爲下愚則當列之下下何尙在八等耶崇侯
不在表中想亦脫漏
祭公
表中凡三見必有複出此爲昭王時之祭公與昭王俱抎
漢水殉忠蹈義不媿周公之裔乃與振昭王之辛餘靡同
列八等必表中誤寫非原次也
下下
魯隱公
壽昌案隱公爲君無失讓國稱賢徒以仁而不斷身被戕
害桓之罪非隱之罪也乃與桓同列九等安乎
衞桓公完
案桓亦不傳失德乃躬遭州吁之弑復列之與州吁同等

褒貶之義何居壽昌竊謂人表次第必非原書傳寫旣多沿譌橫格尤易舛互其爲古人所議及卽壽昌前已徵述者無論矣而最乖紊者莫如七等以下如無道亡國者皆九等而智伯燕噲子之在七等胡亥在八等何也篡弑之人皆九等而夷羿崔杼慶封李園在七等逢門華督南宮長萬猛獲南宮牛𤰞人犖慶父卜齮趙穿晉厲公已入九等公子歸生子公田恆在八等奸惡皆九等而寺人貂易牙常之巫靳肸楃魋匡人在七等何也有必不可入而入者如女志爲大禹之母身無失德生有聖子而列之八等豈非大謬尾生晦卽微生畝雖非全德要近於狷者一流故夫子僅謂之固以列八等意竊未安至周敬王承悼王之後得安周室不爲無功又不傳別有失道以列九等此與前列

之魯隱衛桓尤爲謬之謬者愚謂必非原文者此也至於七等有董翳司馬欣而無章邯亦猶有干莘而無崇侯同爲傳寫脫漏若均一亡天下而桀列八等紂列九等則或以湯有慙德之言周有惟紂罪浮於桀之言因而上下之也

孫　衍齡謹校